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三年九月庚申朔知諫院蔡卞請應差除及改更事並令封駮司關報諫院從之元符三年五月己卯龔夬云云可考

辛酉命翰林學士蒲宗孟知制誥李清臣兼詳定官制

檢正中書戸房公事畢仲衍檢正中書禮房公事王震

並兼檢討文字　權知都水監丞公事蘇液言河北京東兩路緣河決被患人户蒙朝廷優恤賑濟放税計錢穀等共七十二萬七千二百七貫石有畸而靈津廟碑失載其實乞以其事付史官從之

壬戌詔定州東安村宣祖皇帝祖墳四至各益地五頃守園人十户新紀書此舊紀不書　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司奏乞以年額川交子一十萬貫並支赴本司移用更不充賣與茶場司及乞減約立定熙河路四色錢鈔等事詔

四色錢鈔依奏撥充經制司年計并以熙河路所收諸色税賦課利相兼支用其每年合用紬絹布絲令陜西轉運司依例應副　陜西言虢州等處捕獲張晏賊徒光萬等七人詔賊黨已潰慮捕盜人貪獲首級之賞因害平民令提點刑獄司指揮捕盜官吏如遇賊非拒捕者並須擒送所屬勘鞫

癸亥御史王祖道言太常丞汪輔之除廣東轉運使輔之即乞分司致仕朝廷為改成命令依舊為開封府推官臣

竊以平日無事差一監司聽避免而不行萬一二廣有邊陲之警誰復肯為陛下行者望從輔之之請詔許輔之分司八月七日豐稷云云 又言陜西四十二將河北京東府界三十七將皆朝廷所選擇然尚多庸人其餘淮浙福建荆湖交廣雖有團結訓練之法而未見教閲案試之實豈非將領非人故事功未效且以陜西一路言之如李夛劉鎮程博古輩人材懦弱臨事昏謬使之趨敵赴功足以速敗其他路固有如李夛劉鎮之比者望陛下

諸路經畧監司體量將副人材第為三等朝廷再加審察而去其疲弱不稱事者此正今日邊防之急務也

召河東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判大名府文彦博陪祠先是彦博乞罷使相領宫觀手詔諭令過明堂聽旨於是召之仍遣内侍迎賜茶藥手詔諭彦博據御集乃五月十三日

詳定禮文所言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彞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先儒謂虞夏之制天子祭服十有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此六者畫

於衣故言作會以法天之陽氣六律也宗彝藻火粉米
黼黻此六者繡於裳故云絺繡以法地之陰氣六呂也
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旂所謂三辰旂旗是也而冕
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則袞以龍為首鷩以華
蟲為首毳以宗彝為首國朝衣服令乘輿服袞冕十二
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八章在衣藻粉米黼黻
四章在裳少二章與虞書之文相戾自東漢明帝草去
秦故初服冕旒衣裳天子備日月星辰十二章無宗彝

而以粉米為二與孔安國說頗相合晉因循不革梁及隋唐則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畫繢於衣藻粉米黼黻絺繡於裳蓋當時諸儒因鄭氏注禮以為周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厥後循用虞夏之制既以日月星三章復畫在衣而不以火宗彝二章歸之於裳所以衣有八章裳有四章不應古義伏請改衣裳之章各六日也月也星也龍也山也華蟲也畫以為繢火也宗彝也藻也粉米也黼也黻

也絺以為繡又衣服令衣錦領織成升龍蔽膝隨裳色繡升龍二亦無所稽謂宜衮綬之上兼為升龍降龍又古者冕服皆玄衣纁裳而今衣色用深青殊無所本宜改用玄以象天色詔衮冕績繡章采宜依舊制二年八月十四日其八章在衣四章在裳宜別詳定以聞於是詳定所言國朝衣服令乘輿服衮冕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八章在衣藻粉米黼黻四章在裳則與虞書之文相戾今欲乞依虞書之文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六章在衣繡宗彞藻火粉米黼黻六章在裳詔送禮院

三年九月四日癸亥送禮院

甲子詔陝西諸軍馬社闕額斂率不易自今並罷所闕馬令買馬司支填　詔賜茶場司錢二十萬緡付涇原路安撫司糴買糧草封樁　都提舉市易司王居卿言市易之法有三結保賒請一也契書金銀抵當二也貿遷物貨三也三法之中惟賒保之法行之積年逋負益衆去歲有旨先罷結保見錢惟賒請物貨舊法未革然

尚恐久遠未便何則舊欠之户多以出限規避不輸既
費催督又繼以再賖物貨之人勢亦如此宿貸新貫歲
增月累其間消折不能備償者十有四五則與賖取現
錢同歸于弊是宜解而更張者也欲乞自今後市易務
許人户賖請物貨歲不過二百萬貫别置簿支收惟聽
舊户賖請以接濟在京行鋪之家期以五年所收息巳
逾元數然後或止或行更不取朝廷裁度其非舊請人
户則惟用抵當貿遷二法可以歛滯貨通餘財如此則

法全利遠而用不窮矣其諸路市易錢穀以四分為率量留一分以濟舊戶外亦不行賒借之法如蒙朝廷施行乞於每歲所收息錢內量減萬數其監官等酬奬亦與降等推恩雖取息稍薄而所收皆實利庶使此法行之無弊也詔中書戶房立法以聞已而戶房乞在京物貨許欠戶賒請斂而復散通欠數不得過三百萬貫諸路市易貨以四分為率以一分許舊欠賒請斂而復散通欠數不得過一分並別置簿支收從之二年正月九日二月十九

日當考居卿又言免行所月納或季納見錢官為雇人代役使此朝廷立法之意欲以寬恤下民也然有其名而無其實葢建法之始失以貧富為較但以其人作業為等納錢輕重不一雖貧者至輕而日不自給何暇輸官催理科較或至禁錮誠可矜惻臣竊詳元定免行租額錢三萬四千八百餘緡每歲額外常有增羨今且以雜販破鐵小販繩索等貧下行人共八千六百五十四人月納自一百以下至三文二文計歲納錢四千三百餘緡

其所出至微猶常不足故貧者私不足以養公不足以輸欲乞將額外增羨以補舊額其貧下户並與除放庶幾小民實免行役均被朝廷之恩如將來舊額却有虧損不及下户所放之數即乞於本司市利或息錢内撥填然月納一百以下行人其間薄有物力者乞且如舊法庶得平允從之仍令將來赦中施行居卿又言新本削去詔押賜夏國主生日禮物中冬持服使人將來到夏國許比附三路沿邊臣僚並令聽樂以太皇太后服未滿期

故也
丙寅御殿復膳兩紀並書此　詔江南東路轉運使太常少卿孫珪權發遣提點刑獄贊善大夫王安上各追兩官勒停安上珪交訟不實故也
丁夘詔建州百姓張勝等案刑部至今一年有餘未決其判刑部杜紘詳斷官李世南各特罰銅十斤　詔權三司使李承之前副使韓忠彦判官黄好謙各展磨勘二年百姓閻慶杖脊刺配廣南牢城先是慶詐為中使

程昭吉狀稱內中降錢買三司銅鑄鐘三司不詳眞僞已聽買乃覆奏故承之等有是責先是忠彥權發遣戶部副使嘗有詔任滿與落發遣字令再任及大理寺根究閻慶事未決中書進呈上批且候已而忠彥除寶文閣待制知瀛州竟坐閻慶事展年忠彥待制瀛州在七月二十一日今附見

庚午以太子中允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何正臣直集賢院兼侍御史知雜事中書進呈誥詞云爾其正直是與勿苛勿撓使是非淑慝不壅於上聞上批宜改苛

字作枉字　詔審刑院詳議官劉賀展磨勘二年温希道應適張伸各一年伸仍別與差遣曹平半年王僖罷支賜並以中書比較元豐二年内有失入人死罪等特責也　知諫院舒亶言中書檢正官張商英與臣手簡并以其壻王溈之所業示臣臣職在言路事涉干請不敢隱默其商英手簡二紙并溈之所業一册令繳進詔商英落館閣校勘監江陵府江陵縣稅初亶為縣尉坐手殺人停廢累年商英為御史言其才可用乃得改官

至是反陷商英士論惡之　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新權知湖州陳侗言伏見陛下若稽古先修飾萬事而崇奉郊廟百神之祀攷求典禮尤為嚴備惟五嶽四瀆之兆未設謹按周禮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鄭氏注四望謂五嶽四瀆也四類日月星辰也今四郊有五帝及日月星辰之壇而獨四望之壇不建或遇朝廷有祈焉則設位皇地祇壇下甚非古制欲乞依周禮建四望壇於四郊以祭五嶽四鎮四瀆庶合於

經而且以稱陛下奉祀之意詔送詳定禮文所詳定所請以國朝祠令所載嶽鎮海瀆兆四望於四郊岱山沂山東海大淮於東郊衡山會稽山南海大江嵩山霍山於南郊華山吳山西海大河於西郊常山醫巫閭山北海大濟於北郊每方嶽鎮則共為一壇海瀆則共為一坎以五時迎氣日祭之皆用血祭瘞埋有事則請禱之又以四方山川各附于當方嶽鎮海瀆之下別為一壇一坎山共一壇川共一坎水旱則禱之其北郊從祀及

諸州縣就祭如故詔四方嶽鎮共為一壇望祭餘依奏

元豐三年九月十一日庚午依奏

壬申以右正言直龍圖閣趙濟為右司諫仍升一任故引進使王君萬遷一子官駕部員外郎霍翔為主客郎中入内副都知李憲賜城北園一所權發遣永興軍等路提點刑獄葉康直減磨勘二年皆以經制熈河邊防財用司奏收課利功也

癸酉以知同州右諫議大夫集賢殿修撰張景憲嘗舉

知襄城縣于石犯入己贓刑部奏景憲合徒二年勒停中書言景憲合依劉庠例追一官免勒停移小郡緣内省官例進呈取旨上批可依庠例乃降一官知房州知保州西上閤門使嘉州團練使張利一亦坐舉石當徒二年追團練使一官免勒停仍衝替樞密使言利一係極邊職任取旨上批依斷免衝替勒停與展一朞叙五月乙亥于石除名

乙亥知諫院舒亶言開封府界提舉官陳向近於樞密

院議養馬事知樞密院薛向等論議諠悖中外傳播囂然臣竊以養馬之法乃自本院行下其利害本末向等所嘗與議苟以為便當身先推行使人趨赴豈宜倡為浮說揺動流俗如曰不然則議法之初宜有建明不應今日始為此紛紛也大臣謀國如是其意必有所在乞令陳向具向等語辨治施行詔陳向具析司馬光記陳向事具注薛向罷樞密時向罷樞密在此月二十七日丙戌後此十一日

詳定官制所上以階易官寄禄新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為開府儀同三

司左右僕射為特進吏部尚書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書為銀青光禄大夫左右丞為光禄大夫六曹侍郎為正議大夫給事中為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為太中大夫秘書監為中大夫光禄卿至少府監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農少卿為朝議大夫六曹郎中為朝請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員外郎為朝請朝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為朝散郎司諫為朝奉郎正言太常國子博士為承議郎太常秘書殿中丞為奉議郎太子中允贊善

大夫中舍洗馬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為宣德郎光祿衛尉寺將作監丞為宣議郎大理評事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禮郎為承奉郎秘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為承務郎又言開府儀同三司至通議大夫以上無磨勘法太中大夫至承務郎應磨勘待制以上六年遷兩官至太中大夫止承務郎以上四年遷一官至朝請大夫止候朝議大夫有闕次補其朝議大夫以七十員為額選人磨勘並依尚書吏部法遷京朝官

者依今新定官其禄令並以職事官俸賜禄料舊數與今新定官請給對擬定並從之十二月十六日當考新紀書乙亥正官名以侍中中書令同平章事為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為特進吏部尚書至將作監主簿為寄禄官檢校僕射以下及階散憲銜並罷舊紀但書須以階易官寄禄格選舉志云元豐三年修定官制開府儀同三司至通議大夫無磨勘法太中大夫至承務郎應磨勘待制以上六年遷兩官至太中大夫止承務郎以上四年遷一官至朝請大夫止歷中散大夫則七歲乃遷朝議大夫以七十員為額有闕則以次補又詔應遷官除授者並即寄禄官自官制行以舊少卿監為朝議大夫諸卿監為中散大夫秘書監為中大夫故事兩制不轉卿監官前行郎中郎超轉諫議大夫前行郎中於階官為朝請大夫諫議大夫於階官為太中大夫上以為磨勘者古考績之

法所與百執事共之而禁近獨超轉非法也於是下詔待制以下並三年一遷仍轉朝議大夫中散大夫中大夫三官所以正名實抑僥倖云詔在十二月六日

丙子詔開府儀同三司為使相不繫大敕銜見任宰相使相食邑實封通及萬戶前任宰相食邑及萬戶並封國公宗室如舊例又詔臣僚加恩並依舊勲已至上柱國即併加食邑實封給諫待制許加實封省副知雜許併加勲勲已至上柱國食邑自今當加食邑減數令中書本房立法本房尋奏自來大禮加功臣階勲食邑實

封凡五等今已罷功臣及以階易官即止有勲及食邑實封凡三等勲上柱國而食邑當依舊法自三百四百五百七百至一千户實封自一百二百三百至四百户仍乞各於舊條官序上遞減一等加之如食邑令加千户止加七百户之類其實封亦以此為率即食實封一百户并初封實邑三百户仍不減欲乞先行下候成書日别副定從之中書言近朝台館閣臺諫兩省兩制官不拘常制各舉教授不以在任不在任令給驛券並乘

驛赴闕差官於秘閣試經義三道令上項朝旨見係諸路學制所修立欲乞不候學制頒行先以朝廷見取索及臣僚舉到并得替學官類聚候及十員以上令國子監主判考試其所宿等並依貢舉條施行從之又言據官告院狀諸班直都知押班長行等諸軍使副都兵馬使都頭副都頭如未曾授加恩者遇大禮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緣見今臺省寺監之官易之以階則所授銀青光禄大夫為階而國

子祭酒監察御史乃職事官皆不合用為加恩今明堂諸如此類未加恩者並乞加武騎尉欲送官告院照會施行從之又奏官制所申朝旨除三公三師外餘檢校官并階散並罷所有宗室及武臣正任至内常侍以上内臣供奉官以下選人伎術官將校中書樞密院主事以下及諸司吏人所授勒留官銜校等各有見帶文散階檢校官及憲銜欲並除去其僧官並溪峒蠻人知州鎮及化外蕃官所帶散官等合自朝廷指揮從之其後

遂詔文武散階除化外人依舊除授外餘並罷化外人依舊除散階在五年正月二十六日戊申今并書之　沅州奏乞下湖南密計置候本州修築托口等寨畢同時興築古誠州貫保寨詔令湖南鈐轄司沅州依近降朝旨指定合修城寨處各隨便宜建置其古誠州楊晟堅等依訪察司指揮割屬湖北路　詳定禮文所言南郊式尚衣庫供拂翟內侍省差內侍二員執之各公服繫鞋每大慶殿宿齋景靈宮太廟南郊自大次至小次皆用以前導原其所出乃漢

乾祐宫中所用其制不經伏請除去從之禮文元年九月十七日依奏十七日丙子也

戊寅齋于文德殿百官齋于明堂

己卯薦饗景靈宫齋于太廟

庚辰朝饗于八室齋于文德殿

辛巳大饗于明堂綱要以英宗配御紫宸殿羣臣稱賀御宣德門大赦民欠元年以前二税免役常平息錢及在京免行月納百錢以下者皆除之

癸未尚書禮部侍郎平章事王珪換正議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章惇蔡確並換太中大夫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薛向換正議大夫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孫固換太中大夫並樞密副使

乙酉詔即景靈宮作十一殿以時王禮祀祖宗新舊紀並如此書會要有合刪取增入者遣勾當御藥院實仕宣往北京勾當内東門司閻安往澶州編排點檢封樁兩九軍軍器什物具析依樣與否及可用不可用以聞仍下軍器監給元

様　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左僕射舒國公王安石為特進改封荆國公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西太一宫使王拱辰落開府儀同三司並以官制行正名故也詔拱辰判大名府拱辰辭曰臣老矣不足以任事上曰北門重地卿舊治也勉為朕行劉摯作拱辰行狀云時三路籍民為保甲下户皆不免日聚教之提舉官禁令苛急河北保甲往往為盗賊百十為羣州縣不敢以聞拱辰極論其弊謂非止困其財力害其農桑所以使為不良者法驅之也將恐浸淫為大盗可憂願蠲裁下户於是主者指拱辰沮法異論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章入不已天子始悟保甲之為盗也按今年二月十八日令諸路坊郭物力户養

馬蓋因拱辰建議而摯不書獨書拱辰論保甲為盜不知果有是否本傳但云三路初籍民兵拱辰謂稍蠲下戶亦不如摯所書也當考𫟍下戶事在七年二月十二日　知河南府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王陶為正議大夫觀文殿學士知汝州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韓維寶文閣學士右諫議大夫兼侍讀陳薦並為通議大夫資政殿學士樞密直學士兵部郎中孫永為太中大夫端明殿學士陶等以東宮舊臣因換官特遷之　罷議樂修樂局其范鎮令降勅奬諭仍賜銀絹各一百匹

兩楊傑五十匹兩劉几許特用明堂恩奏子若孫一人鎮初召對為上言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豆區釜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几即用李照樂加四清聲而奏樂成及是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六月庚子初召鎮

丙戌正議大夫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王珪為銀青光禄大夫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兼修國史新舊紀並書王珪監修國史

泰寧鎮海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岐王顥守
司空開府儀同三司依前泰寧鎮海等軍節度使進封
雍王兩紀並書保信保靜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嘉王頵守司空開府儀同三司依前保信保靜等軍節
度使進封曹王兩紀並書河東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司徒兼
侍中判大名府潞國公文彦博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
依前河東節度使判河南府兩紀並書景靈宮使護國軍節
度使檢校太師守司徒兼中書令河中尹金鄉郡公曹

佾兩紀並書佾為郡王鎮南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同平章事豫章郡王宗諤淮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濮陽郡王宗暉崇信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宗正事天水郡公宗旦並為開府儀同三司佾濟陽郡王宗旦華陰郡王上欲厚慈聖光獻皇后家故特封佾謂翰林學士李清臣曰佾異姓而王非例也為朕述此意新紀書宗旦舊紀不書武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司空同平章事致仕韓國公富弼依前檢校太師守司空開府儀同三司通議大夫知樞密

院馮京為正議大夫樞密使皆加食邑實封故事大禮宰臣以下惟加恩至是因改官制故珪顥顏彦博京特遷官以寵之新紀書京為樞使舊紀乃不書天平軍節度使均國公傭武寧軍節度使承裕殿前副都指揮使寧遠軍節度使楊遂建雄軍節度使韓絳皆加食邑實封翰林學士以下侍從官内外兩制並換新階加恩　相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宗惠為武昌軍留後　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薛向本官知頴州以陳向具析養馬而上批向論事反

覆無大臣體故也初向在外時策邊事精密饋餉治辦其入見論兵皆上所欲聞故任以執政且欲與計西北事而向在政府專以持重養威無先開端為言非上所望於向者最後向極知民不便畜馬令議欲改為士大夫皆言向論不謬及其與提舉官忿爭上乃獨察知向資不忠實故黜之此據墨本向傳朱本簽貼云已係取問刪去新本復存之今從新本附向責時司馬記聞云開封府府界提點陳向建議令民資及三千緡者養戰馬一匹民甚苦之薛師正時為樞密副使初無興議及事已施行向詣樞密院白事師正欲厭衆議折難甚苦向怒以告諫官舒亶劾奏師正為大

臣事有不可不面陳而背誹以盜名由是罷為正議大夫知潁州謫言又言其罷黜之後不杜門省愆念咎而賓客集其門日以百數對客有怨憤語改知隨州翰林學士御史中丞李定坐不糾彈落一官知河陽舊紀書薛向論事反覆罷知隨州新紀但書向罷　詔嘗任翰林學士除資政殿學士以上更不別兼學士　知沅州謝麟言古誠州并小由四旗竹灘大田托口等處溪峒人戶各已歸明臣續招懷九衙二十三州地林十三州依例奏補名目把托邊界又招納詳州等處洞酋首通計七千餘戶乞添築沿邊城寨堡鋪及差戍兵綏輯人戶籍為省民從之

丁亥以户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吕公著為正議大夫樞密副使薛向孫固以二十四日改樞副馮京以二十七日改使公著以二十八日改樞副先後不同當考樞密院時政紀公著改樞副又在閏九月一日新紀於丁亥日書公著為樞副舊紀不書公著與馮京薛向孫固同在西府三人者屢於上前爭論公著獨不言既而上顧問之公著乃徐為開析可否言簡而當上常納之三人者亦不能違也出則未嘗語人外皆譏公著循默不副衆望公著亦不辯也而同僚或為辯之上數與輔臣論天下事一日謂公著曰民間不知

有役矣公著對曰然上户昔以役多破家今則飽食安居誠幸矣下户昔無役今率錢則苦矣上曰然則法亦當更也二事據司馬記聞今附見　詔都大提舉淤田并官莊隸司農寺又詔改知外都水丞南北司公事為知南北外都水丞南北外都水丞依舊澶州置司　命權發遣度支副使蹇周輔相度江西廣東賣鹽江廣賣鹽乃鄭亶建議舊録在六年十二月戊子新録在七年九月十二日己酉元祐元年閏二月四日壬辰并月末吕陶奏令參考增入此四年三月一日周輔上廣東江西二法

戊子詔前權河北東路轉運副使陳知儉權發遣河東路轉運判官黃莘各追一官罰銅十斤衝替並坐失舉也　嘉王頵奏妻再從叔王克復乞於文資安排詔以克復係無服親不許　熙河路經畧司言乞先團結蕃弓箭手從之是年詔凡弓箭手兵騎各以五十人為隊置引戰旗頭左右傔旗及以本屬酋首將校為擁隊並如正軍法蕃捉生蕃敢勇山河戸亦如之五十人為隊熙寧九年五月六日保甲如此　凡募弓箭手蕃捉生彊人山河戸不以等様

第募有保任年十七以上弓射七斗任負帶者鄜延路新舊蕃捉生環慶路彊人諸路漢弓箭手鄜延路歸明界保毅蕃戶弓箭手皆涅於背此據兵志第三卷並係之元豐三年今附九月末熈河團結蕃弓箭手後當更考詳月日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三年閏九月庚寅朔詔皇太后皇后並二府臣僚經明堂封贈並去階餘依例

辛卯改正議大夫知潁州薛向知隨州以御史滿中行言向近以懷姦反復妄沮有司罷樞密院黜守潁州責

命已行曾不知懼偃然自若乞重加貶竄故有是命

御史范鏜言曹佾以外戚封郡王祖宗以來未有佾比

陛下所以富貴寵禄之厚矣所以致孝愛於慈聖之情

至矣佾雖不王乃所以保安曹氏命行而改抑以爲子

孫萬世之成憲也不從

壬辰太子中允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范鏜權發遣

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太常博士提點淮南東路刑獄李

深知饒州以御史豐稷言深嘗領兵部宜曉訓練之法

乃飾私智排沮公論秦鳳路兵刑職事既難委付豈宜復持使節案察淮東兼聞深閑家無法汙行素喧百城士民將安矜式望追寢制命以長清議故也　詔給度僧牒千造景靈宮諸神御殿什物

乙未鎮安軍留後贈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彭城郡王宗衮卒

丁酉詔太常博士王伯虎放令侍養以御史何正臣言伯虎委親閩南已八九年獨與妻孥游宦京師伏望永

棄田里以戒天下之為子者而詔下福建路轉運司考驗如章故責及之　樞密院檢詳官潘良器等編録與有司相干照用條六冊進呈上批其間頗有已經衝革不用者若付之臺察令憑以糾治所謂廢法者乃是奉令於罪否之際極為不便宜更送都承旨以下通檢詳官節貼進呈

戊戌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阯郡王李乾德西蕃邈川首領西平軍節度使董戩並加食邑實封加恩可削

命客省副使王淵按閱河北第十二將軍馬仍以入內高班劉友端充照管按閱　中書言河北三州府元計人三十萬騎六萬三年糧食今立定封樁式欲頒下從之仍令具今年八月終實數申中書自今每季依此

庚子命雍王顥十月朔朝拜慈聖光獻太后陵　上批中書擬差檢正禮房公事王震兼編修熈寧政録據先進擬藁既無倫類又紀事滅裂縱使成書亦不可傳後宜更不差官其已修卷帙可降史院初修政録年月當檢附景

福殿使入内都知張茂則言臣以衰晚累奏乞歸田里
聖恩不許尚令赴職臣糜禄歲年甚慙尸素所有未請
米麥俸錢已嘗面陳天意不違乞下三司勾歷毀抹麥
方請至治平二年九月米請至熙寧三年二月錢請至
熙寧六年十二月上批方今廉隅之風頽靡不振士大
夫之於朝廷鮮知欽其事而後其食者宜因茂則之請
聊勉之可依所乞降詔奬諭　河東都轉運使陳安石
言自到任推行新法禁止私鹽督官場鬻賣及召商人

入見錢算請永利兩監積鹽並已通行歲有加羨增收及檢點到忻州𪉖地及鹽池等增收課利并絳州曲沃金坑澤州陵川錫窟各已措置就緒詔河東路提點刑獄司考實具奏仍勘會安石曽與未曽推賞其以次官吏令安石等第保明以聞元年閏正月三日詔措置帳法並提舉三司帳勾磨勘等司錢總所奏帳法事其縣鎮倉場庫務帳本州勘勾諸州帳轉運司勘勾內錢帛以下具收支應見在逐色總數造計帳申省每三年各繳已

經司計帳一道送省架閣餘並依所奏内錢帛糧草圖并策令措置帳法所立法以聞　洮西緣邊安撫司言經畧司使臣劉告同緫噶爾首領阿克信等送出先擄劫入蕃巴揚族二十户首領四人丁壯婦女老幼九十六馬十牛百五十羊三百十二外有三十餘户凡百餘人牛羊馬六百餘尚未送出本司已作蕃字再索於果莊訖詔未送人畜更急理索　御史王祖道言河朔三師皆庸常之才非有長計遠慮可專閫外之托如郭進李漢

超使天子無北顧之憂者也今章衡之真定韓忠彦之瀛闗韓縡之定武臣恐陛下未能高枕無河北之憂也衡之才業固不足論忠彦本無才術縡年髙多病能爲陛下提百萬之衆當北道之衝以全勝制敵乎望擇左右侍從之臣使總戎朔方或不限資格擢試可用之才易舊帥而代之不從朱本削去

辛丑詔太子中舍權發遣陜西路轉運判官馬申罷轉運判官差權發遣同經制西河路邊防財用事以同知

諫院蔡卞言申才品素下故也 詔府界河北河東陜西提舉保甲官各給内降教閲格一本 詔宗室三班使臣如犯罪殿罰並令大宗正司關牒三班院照會
壬寅知桂州龍圖閣直學士曾布知秦州知滄州屯田郎中直集賢院張頡爲朝奉大夫直龍圖閣知桂州初頡除廣西轉運使奏疏論順州瘴癘城之無益及是賜對上謂曰卿論城順州事信然會有言海外黎人陳被盖五洞首領異時盛彊爲中國患請得出兵自効仍乞

經畧司勿得預事頡命一攝官過海呼出陳被等補以牙校而去有旨問賞簿頡對荒徼蠻蜑無他覬得是足矣有旨罷兵海外果無事蘇轍元祐初言章可考按五年七月丁亥熊本代頡六年正月甲午頡坐前知桂州不察蠻寇落職知筠州此云海外果無事蓋飾説也姑存之俟考詔司農寺諸路請裁減役人錢毋得施行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新知汝州王陶道病遣醫乘驛往治陶尋卒贈吏部尚書謚文恪

戊申詔自今致仕官領職事官許代致仕若有遷轉止

轉寄祿官若止係寄祿官即以本官致仕其見任致仕
官除三司三公東宮三師三少外餘並易之　詔中書
以司農寺京東西淮浙江淮福建路常平并坊場積剩
錢相度具可起發數委提舉司依元豐勅召人兑便計
置物貨上京其附五路處即轉致五路要切州軍
庚戌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李承之爲樞密直學士
以應副明堂畢賞勞也先是慈聖光獻皇后山陵上謂
執政曰山陵所費不貲内府助之猶恐弗給承之不以

閭用度足乎居無何承之果告辦嘗有商人違法貨北珠乃爲貴主所售三司久不決承之曰朝廷法令畏王姬乎即命取之上聞之曰有司當如此　詔聞近日府界盜賊甚多韋城縣密邇都城至敢殺傷巡檢即是保伍之法全不整嚴故惡少有所容匿可速令提點官遍行諸縣其有弛慢不舉職者以名聞　點檢驅磨三陵官物所言兆城南有地一十頃有畸本充公用監官相承以爲職田無文記可以勾攷上批陵寢重事令守吏

不法如此不可不痛加懲治昨差閤安止是點檢驅磨初無指揮根究可選一彊毅官就置司根究取勘以聞詔令後應刺面軍吏公人等並樞密院施行　左侍禁寄班祗候朱伯材爲閤門祗候均國公傭毋之弟也辛亥上批入内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李舜舉左右歲久清謹寡過可文思使遥郡刺史帶御器械　涇原路督總管司走馬承受梁安禮奏本路粟麻蕎麥大豆等豊熟詔經制司變運川峽路司農錢物李元輔於巳

運到鳳翔府等處見在內支絹十萬匹銀五萬兩與經畧安撫司收糴糧斛別封樁明年正月己酉初有詔遣李元輔不應此年閏九月辛亥先有此指揮二事皆朱本增入必是差錯或此指揮乃明年正月以後事按遣元輔在二年八月甲寅必朱本誤也

壬午詔梓州復稱劒南東川　詔以文彥博子大理評事及甫換承事郎爲祕閣校理　詔於都城門外賜文彥博餞送御筵令中書樞密院臣寮同赴上自爲詩賜之仍命參知政事章惇爲之序詔彥博曰卿在二祖朝

蚤冠三事懷忠奮策迄有大勲來覲外廷相成宗祀崇進公品往莅洛師錫燕賜詩昭示殊禮仍敕近輔序而識之庶傳無窮著見賢業其承朕志體服眷恩令賜卿詩序至可領也　改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沈起爲温州團練副使越州安置涪州編管人劉彝徙常州

甲寅詳定禮文所言前後禮文欲編類上進副在有司以備承用從之元年正月十三日討論五年四月十一日書成　判司農寺端明殿學士曾孝寛知陳州熈寧中曾孝寛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公事未幾以

父憂去服除判農寺舊例百官以事至中書即宰相據案百官北向而坐前兩府白事即宰相去案叙賔主東西行坐時為之擬案及孝寛之在司農也吳正憲公充當國不以前兩府之禮待之每至中書不爲擬案自是每有建白止令同判寺太常博士周直孺詣中書孝寛不復至矣正憲頗疑之未幾除直孺爲兩浙提刑以張璪判寺璪爲翰林學士班在端明之上乃本寺長官也異時白事皆璪詣中書而孝寛亦竟不至如是正憲知其果以擬案爲嫌而世亦譏其隘矣魏泰記此事案元豐三年四月二日宰相吳充卒十三日以知河陽端明殿學士起居舍人曾孝寛判司農寺改權判寺太常博士周直孺權知司農寺七月二十三日以翰林學士右正言知制誥知審官西院張璪兼判司農寺權知司農寺太常博士周直孺權兩浙轉運副使閏九月二十五日孝寛出知陳州不爲孝寛擬案當是王珪非吳充也魏泰所聞繆矣孝寛在司農不半歲遂出或亦以此故

當刪取
修入

乙卯河東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爲河東永興軍節度使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彥博固辭兩鎮乃止加食邑千户食實封四百户武寧軍節度使守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國公富弼爲守司徒新紀書乙卯富弼爲司徒舊紀不書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劉沆追封兖國公贈太尉謚文安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改賜謚文忠彥博子宗道授承事郎弼子内

殿承制絡京爲閤門祗候沆子祠部員外郎瑾復天章閣待制堯臣子水部員外郎同老爲秘閣校理通直郎明老陞一任先是同老言至和三年仁宗不豫㢞朝七十餘日內外寒心者累月先臣參預朝政與宰相文彥博富弼等數於上前陳宗社大計國家根本天啓先臣之心知英宗皇帝少嘗養育宮中潛德日新聖質成就遂與彥博弼等於仁宗前忘身爲國不顧忌諱求立爲嗣盡忠納說反覆數四在先臣尤爲激切每論及國家

大本言發涕流事未許聞又與同列各求罷免避位以必兾開納仁宗感悟遂許立英宗爲嗣至是上以問彦博彦博對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上則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人臣豈可貪天之功上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卿之深厚不伐善隂德如丙吉乃知卿定策社稷之臣也彦博曰如周勃霍光乃所謂定策自至和嘉祐以來中外之臣乞立皇嗣者甚衆非獨臣等嘗有此論雖嘗有請事未果行至嘉祐末韓琦等成就大

事皆琦等功也上曰議論推轂於至和時發端者爲難

仁祖意已定其後止是行前詔耳正如丙吉霍光事前

後各不相揜也卿宜盡録本末朕將付之史官彦博奏

臣記至和三年正月六日仁宗服藥罷朝兩月餘是時

以根本未立中外人情不安至四月初聖體康寧始復

御殿中書輔臣顧念正二月中禁中侍藥憂慮百端堯

臣及劉沆富弼竊議曰方今根本不可不早定以安人

心時亦不暇與樞密院同謀亦未敢顯言臣以堯臣久

居禁近多知朝廷事因謂之曰必得賢嗣以厭人心堯臣曰豈不知素育於宫中者邪臣應之曰久在外任殊未悉宗室閒事所謂育於宫中者外亦傳之甚著而賢得非以實爲名時臣不敢顯言以指書於案堯臣復以指書案作下實字臣等各言無易此矣若至上前伏奏得請此大事不可如常例退即殿廬令堂吏書聖旨劉沆云沆欲袖紙筆於上前親書翌日於垂拱殿進呈一二常程文字臣等四人且奏春中服藥時事中外人情

非常憂恐蓋爲儲副未立仍引西漢故事人主即位建儲今當以時立嗣以固根本臣等既叨輔相之重位當任社稷之大計此大計也乞賜開納時仁宗淵默寡言乃欣然嘉獎曰知卿等盡忠然此大事朕更熟思之臣等恐遷延不決乃再三論奏曰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料此重事陛下必素垂意兼嘗選賢者育于宫中計無易此臣等不敢斥名欲仁宗自言仁宗首肯之臣等拜賀且謝乞明諭聖㫖堯臣之語尤激切仁宗曰既是

大事未可輕出翌日當盡議時五月頗熱仁宗初康復
巳迫日旰進食不便內侍盡前臣等且退是日晚臣等
再聚議謂翌日必得旨且請堯臣密作詔意欲進呈施
行堯臣許歸第乃密草詔意然未及示臣等既登對復
申前請如昨日之語時臣在御榻之左弼次之沆在右
堯臣次之堯臣越次而奏曰願陛下早定此議付外施
行仁宗曰朕意既巳定矣卿等無憂臣等既得此旨決
謂無疑矣時亦旰昃遂退是年八月因樞府闕官議於

上前乞召韓琦充樞密使蓋以琦忠義必能當重事仁宗可之自後繼有議論未幾臣得請判河南府堯臣尋卒搢紳間多知其忠於國計臣所記當日之事大概如此至是手詔付中書曰文彥博蓄德深厚身之功善不自矜伐故雖久處朝廷懷此社稷大功乃絶口不言是以中外搢紳近臣莫有知者今縁故臣之子明其父勲始得信其本末乃知援立之功厥有攸在嘉祐之詔但宣之耳其議所以襃顯之又下詔曰朕恭聞仁宗皇帝

深爲天下大本意有所付而執政大臣文彥博劉沆富弼王堯臣實左右賛順以成聖志及英宗皇帝進位元儲纘承大統四方上下莫不安寧而彥博等勲績茂有聞者比覽故臣家奏考驗不誣其謙厚忠實可謂至矣宜議所以褒顯之庶幾上昭仁祖知人之明文考報功之意焉故有是命同老上言不知果在何時文彥博私記云時慈聖猶未上仙賈易等則云已崩慈聖以元豐二年十月二十日崩不知同老果以何時上言當考墨本於此下便載韓忠彥元祐二年三月所上章朱本削去新本復存之案編年法當以事繫日則忠彥章自合載於元祐二年三月不必遽見於此

也今從朱本　元祐元年九月劉摯王巖叟論列二年二月忠彥論列五年正月賈易論列文彥博家私記記此事尤詳然以爭定策故輒於事外詆毀韓琦如請以英宗爲太上皇等恐不足信今但據墨本所書又不知私記果出誰手彥博必不親爲之或其家子弟及門生故吏追録耳記聞云上問彥博以至和繼嗣曰臣等備位二府當此之際議繼立乃職分爾然幸時無李輔國王守澄之徒用事於中故臣等得效其忠懇也上憮然有間而善之耳

或謂富弼曰公治平初進戶部尚書固辭之今進司徒一辭而拜何也弼曰治平初乃弼自辭官今潞公以下皆遷豈敢堅辭以妨他人也

此據邵伯溫見聞録當考林希野史云潞公加兩鎮富公加司徒潞子及甫閣校劉瑾復天章沆子也王同老加閣校堯臣子也四人者至和執政

仁宗初服藥執政夜宿中書嘗議援立英廟共作奏而堯臣書之其家有藁事亦上聞留中不行其後嘉祐末立儲之議始定功歸韓曾文富既不言瑾同老輩欲言而不敢今忽有此命前此孫洙未卒為同老進其父奏藁璐公大享陪祠詢及之上降語嘉獎因各有命 前按希所云孫洙為進奏藁它書並無附注當考

忠武軍節度推官知來安縣孫侔為通直郎致仕侔自言尋醫已二十二年乞致仕特除之侔少與王安石友善及安石為宰相道真州侔待之如布衣然侔晚年性卞急至於罵坐怒隣論者以為年耆而德衰也初王回常秩王令與侔皆有盛名令行能尤異諸公稱述之寂

早死回亦不壽秩仕差顯惟倖以不仕終要錄云以前忠武節度推官知滁州來安縣孫倖爲通直郎致仕倖行孫峻屢舉進士不中及母病革因嗚咽自誓終身不仕客居江淮士大夫敬畏之與王安石友善安石凡事倖劉敞沈遘王陶韓維皆薦之命以官皆不受與王回王令常秩俱有盛名至是上言尋醫已二十年乞致仕故特除之

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李定爲知制誥知河陽先是手詔定言開封府養馬事於民弗利既見朝廷黜薛向兼元法亦無改更定即更不敢論列乃是從初有失審實故有是責舊紀書李定論事前後異落學士罷中丞降知制誥知河陽新紀不書

丁巳知定州韓縡言諜知遼人遣石宗回爲賀正旦副使令於接伴等處因語須說及本晉出帝之後乞預令接伴使副以語折之詔劄與接伴使副朱本削去先是詔府界保甲提舉官中書樞密院可同選擬進呈旣差王中正依舊提舉王淵同提舉尋詔未可行下來日别進呈乃詔王中正充提舉陳向充兼同提舉可改書宣命進入御集一百二十二卷閏九月二十五日下

冬十月己未朔環慶路經畧司奏已令諸將蕃官等勸

誘屬户養馬詔諸部族所買馬委諸將按驗及格堪披帶者每匹於撫養庫給賞絹五匹更不支銀楪其鄜延秦鳳涇原路凖此又詔當養馬路分人户如鄉村坊郭並有家業計直各不該養馬者通計從輕牧養其鎮坊郭依縣坊郭例　御史臺言御史所分察案每半年令中丞知雜取旨更易然御史到任月日先後不齊其更易乞分上下半年從之

辛酉詳定官制所檢討文字光禄寺丞李德芻上元豐

郡縣志三十卷圖三卷　詔應川峽人連任四路知州者不得過三任舊録韓璹傳知澶州韓璹請互差川路守倅上批付中書曰此豈非韓璹所陳耶何慮之深也互差恐前見非此不得連任事因也　河北沿邊安撫司言雄州公人雖於全屬南召募其田産多與兩界相接慮事機因此傳報欲自今召募止於在城久居坊郭并易河南岸及塘泊以南村從之

癸亥景福殿使利州觀察使入内都知張茂則為延福宫使　都水監言奉旨改導洛通汴司作都提舉汴河

堤岸司其應係汴河公事乞令一面管勾從之

丙寅御史臺言資政殿學士呂惠卿丁憂奉旨本俸外月特給錢五十千惠卿月支請添支錢十五千即非本俸諸司糧料院吏舉首而三司不行乞令究治詔付大理寺言已下揚州取惠卿俸歴詔惠卿前執政治之傷體其誤請俸錢宜除之餘官司依巳得指揮既而惠卿奏稱添支係奉詔舉發不當令御史臺劾官吏以聞於是御史滿中行言禄令所載本俸添支立文各異若以

添支爲俸恐自今引用不行乞改正上曰惠卿乃朝旨給俸誠優於見任者惠卿受而不辭固爲貪冒義責之可也於法無可改正

丁卯詳定官制所言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卿少者今除階散已罷外其帶卿少官名實有妨礙欲乞以授試卿者改賜譯經三藏大法師試少卿者改賜譯經三藏法師其師號及請俸之類並依舊詔試卿者改賜六字法師試少卿者四字並冠譯經三藏餘依舊 熈

州奏于闐國進奉般𢱧至南川寨稱有乳香雜物等十萬餘斤以有違朝旨未敢發詔乳香並約回　提舉河北東西路義勇保甲司言義勇將校都副保正領赴集教場習學武藝從之令陝西河東路準此後詔習學者並支給錢米械器其本家少壯男子願習者不給　寧武軍節度使贈太尉建安郡王承裕卒

戊辰詔府界巡檢縣尉指使並罷於逐巡教官下置指使二員分治教閱緝捉賊盜仍令王中正於省罷人內

選留如有堪充巡教使臣亦以名聞
與午權發遣提舉夔州路常平等事太常丞閻令奏奉
敕往梓州置司取勘前梓夔路鈐轄王光祖奏蠻人乞
弟打誓了當不實并提刑盛南仲被旨體量輒與光祖
相見其盛南仲相見一節未經對定有無請屬已依朝
旨指揮疎放訖外有王光祖奏報不實情罪若候就問
一處結正又縁本官稱已準經制蠻賊司差充策應行
營第一將往江安縣即目見禁命官公人各已案成一

面請官錄問申奏將王光祖與干連官等續取勘別作一案申奏次詔閤令被受制書擅便不追攝王光祖取勘特追兩官勒停

辛未御史王祖道言聞翰林學士李清臣使北朝廻以貲幣直百千遺中書承受內降吏白隨識者鄙笑豈可使居論思講勸之地伏望察其迹狀重行廢斥不報

壬申馬軍司奏未曾拍試將下馬軍有所拍試條格指揮乞降下遵守樞密院奏欲降今年三月按試馬軍新

格下馬軍司御批依殿試中軍格仰承旨司契勘降付

元豐三年十月十四日下

甲戌都官郎中權知邢州王慥言州有唐宋璟墓臣輙以公使羡錢買近墳地七十畝爲祠堂碑樓訪其子孫止有宋達爲忠効指揮小分乞載於祀典春秋享之令宋達掃灑祠宇耕墳傍地以供祭享傳世毋得質賣從之仍詔宋達特放停餘皆依奏　右街道録張居善等乞自今補道職試道德經靈寶度人經南華真經等義

并宣讀齋醮科儀祝讀等為兼經依遷補僧職差官考試從之

乙亥御史滿中行言豫章郡王宗謌嘗以私書託處州監押黎若訥買什器及取玩好女樂皆不償直見於宗正司理索及多受若訥賂遺乞付之有司論以國法以為貴戚之誡詔大宗正司理還其直

庚辰權管勾藉田辛公祐言乞下有司定耕藉儀注增修鏺麥殿以備行幸望歲一臨或夏觀麥或秋觀禾或

春祈社稷行躬耕禮詔太常寺候修造成就取旨　詔
自今中書堂後官並帶賜緋魚袋餘依舊例　定州路
安撫司言北平縣尉殿直張挺申分捕賊人徐德内弓
箭手社副長冉萬射中徐德冉鐵毬因斬其首本司已
依格支賞外乞特賜推恩詔冉鐵毬與三班差使冉萬
三班借差張挺特減磨勘二年　廣南西路經略司言
知邕州安撫都監劉初奏遷徙歸明人戶共九千九百
二十九人並在近裏州峒可以彈壓仍乞左江委道路

巡檢儂保福知江州黄遷興右江委知田州黄光倩知凍州黄棨定都大照管覺察從之既又詔除去覺察二字恐傷新民歸順之情

壬午寶文閣待制韓忠彦言乞漸塡納先臣所負當進馬價錢上批韓琦勲在朝廷非諸故臣可擬其除之

癸未詔翰林學士並聽佩魚　上批入内内侍省後苑散内品王仲千其祖繼恩在先朝平蜀賊有功見於國史今家緒衰落惟仲千一人仕宦非縁罪降止以繼恩

之子先亡懷珪養充次男因補得上件名目可特與一
入内内侍省内侍黄門
甲申侍御史知雜事何正臣言大理寺法本寺官不許
看謁仍不得接見賓客府司軍廵兩院推勘公事不减
大理而休務日乃得看謁亦或非時造詣稟白不惟妨
廢職事亦恐未免觀望請託之弊欲乞並依大理寺條
施行從之　詔三路教義勇保甲令將下日輪兵級一
二十人并押隊使臣赴集教場講閲習射次第　河北

轉運司言自今應酒稅闕官本州及鄰州實無可差即許於本路待闕官内差權其虧欠責罰依正監官條從之

丙戌詔秋銓試中稍優一人堂除差遣中等二十四人不依名次注官下等二十二人注官

丁亥贈故刑部侍郎致仕李受工部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王獵兵部侍郎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齊㤄工部侍郎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孫思恭右諫議大夫受獵

以英宗宫僚恢思恭以東宫官故追贈之　提舉開封府界常平等事陳向言準朝旨都副保正大保長合管耆户長事令府界提點提舉司相度合以是何人承代聞奏今先次相度到事件中書門下樞密院擬進欲令開封府界提點司疾速相度御批陳向狀宜依此指揮且收倿提點司奏上一處相度進呈取旨不須行出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十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三年十一月己丑朔翰林天文院言日食雲陰不見又言巳時六刻雲開見日不及所食分數宰臣王珪等上表賀舊紀書日食不見新紀削去

辛卯詔提舉教習馬軍所見教諸將下馬軍兵級除巳

得精熟引見訖發遣外其後來續教到事藝成就人宜令具姓名人數聞奏聽旨呈驗訖遣還本將下此據御集一百二十三卷手札增入熙寧七年九月十九日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元豐二年五月十四日三年三月十一日五月十一日六月十八日十一月三日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六年二月五日

甲午詔御史六員令三員分頭察案三員專言事　提舉河北路義勇保甲兼提點刑獄司言知相州朝議大夫劉航到官半年已在優課近朝旨修置集教場航日在役所勸督規畫兩月而畢室宇什器一一精至比之

他處大省功費本司已繢圖牒諸州為法航又勸諭民兵赴場簡閱莫不踴躍待選及諂誘義勇軍員與保正附保人投狀願教閱者不少内外帖然無驚擾畏避者伏望旌其異效以勸諸郡詔降勅獎諭仍賜銀絹　荆湖南路安撫司乞依湖北沅州例募禁軍同丁夫建築郡州溪峒城寨從之　提舉河東路義勇保甲司言願習學武藝人約束乞依義勇節級大保長法從之仍令河北陝西凖此

乙未陜西路轉運司言知隴州左藏庫使薛繗闇繆不覺察吏受贓乞放罷上批繗嘗以賣酒過度得罪今又不能率履勵行整飭職事乃因循縱弛有甚前日不可不痛懲治其隴州干繫官令轉運司劾之繗先衝替今任内舉繗官亦案後收坐

丙申知代州劉昌祚言瓶形寨地有北人欲取直路趨團山鋪往來臣已諭本寨使臣回答不可更令希覬侵越詔如北人來境上問語言密諭使臣等以理道婉順

開說毋得先為形迹致使别起事端　河北沿邉安撫司言準朝旨定移牒北界安撫司問人船入界河北放箭因依牒本繳奏上批移牒已數可具止之恐其習玩不以為誡　詔右正言直龍圖閣前知熙州趙濟落直龍圖閣追三官勒停太常博士前管勾機宜文字許醇鎮寧軍節度推官經制熙河路邉防財用司勾當公事趙輝各追一官并勒停崇儀使涇原都監第六將張恩西染院使熙河都監第二將許利見各追一官指使西

頭供奉官張祚三班借職吕怳各贖銅十斤並衝替濟
坐遣祚怳以私役禁軍至京買婢醇輝各以般家人假
濟踰數又差禁軍利見知而故縱並特責之已而濟又
坐奏熙州錢數馬料不實事復詔俟合叙官更展兩期
侍御史知雜事何正臣言中書吏王晃馬永錫不當
扶宰臣王珪升慈聖光獻太后神御殿階詔王晃馬永
錫各罰銅五斤
壬寅詔會校諸路馬不出牧以歲入地租除補還轉運

司所費草粟價直外餘並合入羣牧司兼轉運司已承認積欠及歲額等錢宜下羣牧司置簿以時舉催勾收癸卯河北沿邊安撫司奏信安軍地分界河内有北人漁船知軍王惟純指揮約攔須管却入元出來鹿角口内而北人益以人馬却要向下去以致各曾放箭本司勘會惟純雖是用心緣未中理若因此特有行遣又慮北人别致生事兼勘會界河北岸通連北界河港不一乞今後婉順說諭如離元出口子已遠止令於近便口

港回歸免致引惹爭鬭從之

丁未太學博士通直郎朱服為監察御史裏行　訪聞河北諸將下教頭多未諳習新法事藝則所教人不應格可知令側近各有集教場可遍下諸將據諸色事藝人數精選少壯者闗提舉義勇保甲司教習候成就遣還將下分教河東陝西準此

庚戌知廣州中大夫集賢院學士陳繹為龍圖閣待制再任　曹佾以封濟陽郡王恩乞男四方館使評引進

副使誘改官詔評遷引進使誘遷客省副使　御史知雜何正臣等言軍器監詳定法式至今七年及一司敇亦近五年尚未成書葢官吏利於添給故為遷延詔三司勘會逐官自置局後支過食錢並令回納仍於月俸内尅一半

辛亥管勾國子監舒亶言近蕭之美言太學考官不詳考校及廵鋪官不指約補試生員考官等雖各會赦然在臣正以督責官屬為職實無幸免之理詔中書上簿

貣以罰輕又請罪詔罰銅十斤

壬子直龍圖閣勾當三班院曾鞏言陛下隆至德昭大道參天地本人倫興學崇化以風天下唐虞用心何以加此然患今之學校非先王教養之法今之科舉非先王選士之制聖意卓然自三代以後之君未有能及此者也臣以謂三代學校勸教之具漢代郡國太常察舉之目揆今之宜理可參用令州郡京師有學同於三代而教養選舉非先王之法者豈不以其遺素厲之實行

課無用之虛文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材之本意歟誠令州縣有好文學勵名節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以聞令佐升諸州學謹察其可者上太學以州大小為歲及人數之差太學一歲謹察其可者上禮部禮部謹察其可者籍奏自州學至禮部皆取課試通一藝以上令既正三省諸寺監之任其都事主事掌故之屬舊品不卑宜清其選更用士人以應古義遂取禮部所選之士中第者以次使試守滿再歲或三歲選擇以為州屬及縣令

丞即有秀才異等皆以名聞不拘此制如此則謂之特
舉其課試不用糊名謄録之法使之通一藝以上者非
獨采用漢制而已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
興之亦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其舊制科舉已習者
既久難一日廢之請且如故事惟貢舉疎數以特舉為
準而入官試守選用之叙皆出特舉之下至教化已洽
風俗既成之後則一切罷之其立法彌綸之詳願詔有
司即定議焉不行朱本削去又議經費曰臣聞古者以三十

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杪葢量入而為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然不過用數之仂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葢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户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七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

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郊之費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案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

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人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馴致不已至於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

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凋敝之時猶能易貧而為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

嬙左右掖庭之門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為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至惻怛格于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已而再上議曰陛下謂臣所言以節用為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也令付之中書臣待罪三班案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為三班立都知行首領之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別立行首領之端拱以後分東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供職皆領於三班三班之稱亦不

攺初三班吏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間廼總四千二百有餘至於今廼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葢景德員數已十倍於初而以今考之殆三倍於景德略以三年出入之籍較之熙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歲或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有增未見其止也臣又畧考其入官之繇條於別記以聞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惟陛下之所擇臣

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試加考察以類求之使天下歲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蓄夫財用天下之本也使國家富盛如此則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以陛下之聖質而加之勵精以變因循苟簡之敝方大修法度之政以幸天下詔萬世故臣敢因官以講求其損益之數而終前日之說以獻惟陛下裁擇上頗嘉納之此據本傳附見　檢正中書禮房公事會定陝西

五路年計王震言既已會見實數立為定法決能自辦更無可以干朝廷之理前此轉運司積欠别司錢縱朝廷督責撥還有司雖獲罪未有可還之期不如加恩一切蠲賜自今明立約束不得更有陳請借支或遇非時添屯兵馬及甚災傷自可朝廷臨時處置詔所欠三司經畧淤田并博馬鹽引提舉催驅秦熙等州市易錢物並與蠲免外餘限三年撥還　編類將官敕所言應將副兼知州軍者乞免逐營廵教庶免官屬就營過廳詔應

兼知州將官若於廵教悉免則與獨任將副一同其諸軍武藝進退皆不與責爾後更無以考驗職事修廢以為賞罰可改令五日一赴即當廵日在營其州軍職事非急速不得行遣及接見官屬新本削去

甲申御史臺言御史分領察事逐員各領二案文字繁簡不同難以次第分定欲以一員領吏工一員領兵刑一員領户禮從之

丁巳三司言乞依成都府路轉運司奏興復雅州錢監

鼓鑄錢且以二萬緡為額俟將來成倫序每年鑄三萬緡從之

十二月巳未朔詔諸路監司具到部下知州通判治狀最優有未經任使者令中書籍其姓名

庚申上批諸路教民兵多用馬陜西買馬司上供歲額有限在京支遣常不足可差羣牧判官郭茂恂往與提舉買馬司會計每歲朝廷所給買馬錢帛當買若干除上供及就配陜西諸路土軍弓箭手外有若干可以益

癸上京應副民兵　詔中書宜參詳瓊管體量安撫朱初平等累奏請逐處分庚朝廷萬里遣使不為徒往崎嶇島處之民早霑惠賜初平等言瓊州朱崖等處官賣鹽不售即令主管衙前賠買及有諸處虛張鹽額初不曽納足而令專典賠納者並乞與免放又海南四州軍諸縣簿書不整齊或書手妄增稅苗或以誤稅撥入書手戶下或代納之弊未去或戶名二三而催科之人不知乞根括原額存正數外其餘欺弊詭偽一皆改正自

來黎峒田土各峒通同占據共耕分收初無文記今既投降入省地止納丁身及量納苗米而海北之民乃作請田文字𥳑其田土使無所耕種又或因商販以少許物貨令虛增錢數立契買峒民田土歲久侵占引惹詞訟比及官司追逮往往拔刀相殺乞一切禁止黎峒寛敞極有可為良田處欲候將來事定選官揀願耕少壯之人籍成保甲與黎人雜處分耕各限以頃畝教以弓矢武藝足以枝梧邉寇又言瓊崖儋萬越在海外道路

不通民既貧苦仍出役錢其少人處不免依舊輪差以投雇為名其間大半貧困不曾輸納甚者逃入黎峒欲乞朝廷且令比不行役法處輪差會四州軍見有寛剩錢七千二百五十餘貫如每年依青苗法祗令瓊管一處給散所得息錢盡椿充四州軍官員接送如此則接送不出於民而卒有羸餘其三軍係選人職任欲乞並支與庸錢如許所奏即四州軍冗占役人處亦乞下本路裁減又言海南州軍民間科置食鹽不易除已乞減

數外其煎鹽人丁尤更負重兼所煎鹽數例各不同蓋
因前後官政擅增鹽數欲乞取逐州軍煎鹽人丁與所
賣鹽數立定一等數使見役煎鹽戶力可以應辦不致
破業如自今出賣得行更要鹽貨即令逐處申轉運司
相度添募人丁或量支價錢和買如官吏輒敢擅增添
亦乞重立條約又言朱崖軍在瓊州之南十有六程地
窄人少稅米不足舊年撥昌化軍丁稅米輸之不惟地
遠兼在路為黎人抄截每年吏人先以錢往糴納每斗

筭錢三四百民甚苦之然聞朱崖軍頗有生熟黎峒米并海北客舟載米及軍人等坐倉皆可收糴如歲計得足乞盡令納見錢實為久利又言每年省司下出香四州軍買香而四州軍在海外官吏並不據時估實直沉香每兩只支錢一百三十文既不可買即以等科配香戶下至僧道樂人畫匠之類無不及者官中催買既急香價遂致踊貴每兩多者一貫下者七八百受納者既多取斤重又加以息耗及發綱入桂州交納賠費率常

用倍而官吏因縁私買者不在此數以故民多破産海内大患無甚於此且廣州外國香貨及海南客旅所聚若置場和買添三二百人未為過也又言海南收税定舟船之丈尺量納謂之格納其法分為三等假如五丈三尺為第一等則是五丈二尺遂為第三等所減纔一尺而納錢多少相去十倍加之客人所來州郡物貨貴賤不同自泉福兩浙湖廣來者一色載金銀匹帛所直或及萬餘貫自高化來者惟載米包瓦器牛畜之類所

直或不過一二百貫其不等如此而用丈尺槩收稅甚非理也以故泉福客人多方規利而高化客人不至以此海南少有牛米之類今欲立法使客船須得就泊瓊崖儋萬四州水口不用丈尺止據物貨收稅訖官中出與公憑方得於管下出賣其偷稅之人并不就海口收稅者許人告並以船貨充賞又言海南多貧關舉貸於豪富之家其息每歲加倍展轉增益遂致抑雇兒女脫身無期乞嚴誡官司覺察大詔瓊州萬安昌化朱崖軍

令依威茂黎雅州罷免役法依舊差役其瓊管州軍皆
有常平若推行如法自無人戶倍稱出息之弊據初平
等所奏措置海南事不少並不及常平等事令具析以
聞餘皆從之　命檢正中書禮房公事王震會計分擘
三司開封府界錢物仍同三司府界提點官連書以聞
甲子詔應遷官除授者並即寄禄官除大兩省待制以
上至太中大夫餘官至朝請大夫並通磨勘進士八年
餘十年一遷所理年月自降指揮日為始自官制行以

舊少卿監為朝議大夫諸卿監為中散大夫祕書監為中大夫故事兩制以上轉官至前行郎中即超轉諫議大夫前行郎中於階官為朝請大夫諫議大夫於階官為太中大夫而兩制磨勘者舊不轉卿監即於今制不當轉此三階又舊制朝議大夫止以七十員為額餘官轉至朝請大夫即須俟有闕方許次補至是因有司申明乃降是詔其大兩省待制以上自通直郎至太中大夫磨勘理三年承務郎以上至朝請大夫理四年自如

舊制本志云云附九月十六日詔所稱進士八年餘十年一遷當考

丙寅詔前權發遣瀘州左藏庫副使喬叙太常少卿前梓州路轉運使高秉並除名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權發遣夔州路轉運判官許安世降一官與本等小處差遣知遂州比部員外郎范純禮前淯井監判官王參各衝替瀘州指使三班借職楊可久勒停初叙等坐奏蠻乞弟打誓不實致乞弟殺都監王宣等七百餘人又虛奏鬬處非省地等事而安世時為梓州路轉運判官故皆

責之　御史豐稷言臣近監祭社見攝光禄卿朝請大夫王之才神氣昏憊步艱語澁應選格差知化州乞改授以閑慢差遣詔與宫觀令審官院自今祠祭差官並選堪任攝事人　開封府界提點司言諸處縣城損壊過半至有髙不盈數尺處昨扶溝鄢陵縣人户自願展修已奉旨施行而諸縣復有願者官吏乃不敢專行欲乞自令願者為檢計監視惟不得抑配從之

丁卯中大夫集賢院學士蘇頌知滄州頌入辭因言毋

老畏寒須春上道上曰御母誰氏頌曰龍圖閣直學士陳從易女上曰天聖閒侍從耶頌曰臣外祖天聖閒以直昭文館知廣州罷還不市南物葦俸餘錢過嶺仁宗聞之即日擢知制誥上曰清過於馬援矣頌到滄數月召還判吏部

巳巳新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周之道言京東路明堂赦後强盜八十餘乞發下兩路安撫提點刑獄司措置詔提點刑獄司具不督捕盜賊因依未獲實數以聞之道

長興人也　知都水監主簿公事李士良言黄河見管大小使臣一百六十餘員並委監丞以上奏舉往往有因緣未必習知水事欲乞今後河埽罷舉官之制並委審官西院三班院選差其都大提舉官即乞且如舊從之仍令内外官司自來舉官汎濫數多處中書凖此立法以聞

庚午詔開封府解額並撥屬太學其國子生解額以太學分數取人紹聖三年八月十九日當考

辛未權荆湖南路轉運副使瓊管體量安撫朱初平言瓊管限隔巨浸監司未嘗廵歴故官吏資為姦贓臣等欲乞歳或間歳專遣廣西監司一員量與支賜令過海廵歴　客省副使王淵言近按閱河北等十二將軍馬多不應格其將官段懷德副將王用兼押隊供奉官苗遇楊立殿直石舜封全不曉軍中教閱次第其押隊使臣試以弓馬又不諳習詔將副段懷德王用各特追两官勒停押隊苗遇楊立石舜封全特勒停仍令承旨司

具將副不職事狀并今次行遣遍下諸將後又詔真定府路安撫司河北轉運提刑司各保明懷德實有材勇而本官近以不職罷可各罰銅十斤

癸酉詔自今樞密承旨司傳宣止作直奉聖旨行下

知禮院兼太常寺丞王子韶言寺丞劉次莊祖母亡有嫡曾孫次莊為嫡孫同母弟本院定次莊祖母亡無諸子及無嫡孫次莊以嫡孫同母弟承重檢近降五服條嫡孫為祖注謂承重者為曾祖高祖後亦如之嫡子死

無衆子然後嫡孫承重即嫡孫傳襲封爵者雖有衆子
猶承重竊詳上條止為嫡孫承重不承重立法即無庶
孫承重之文自來嫡孫即不問長幼承重若嫡孫已死
見有親弟年少又有庶母弟年長若論長即庶長孫承
重若謂庶孫不當承重即嫡孫同母弟雖少當為祖父
母齊斬三年未嘗明降指揮乞下禮官詳議立法禮院
言自今承重者嫡子死無諸子即嫡孫承重無嫡孫嫡
孫同母弟承重無母弟庶孫長者承重曾孫以下準此

其傳襲封爵者自依禮令從之

甲戌詔府界都副保長大保長與免春夫一名及承代大保長充教頭人並與免體量草内至送納處不及百里免二百束每加遠百里遞減六十束至一百二十束止如本戸不合出夫草并草數不足並詳計會别戸折兊

都提舉汴河隄岸司言泗州普濟院自元豐二年七月洛水入汴至三年閏九月止得流屍五百四十人比常年減千五百人蓋以安流少所拋失難責以及數

其每歲度僧亦乞依例詔自今每及千人即推恩

庚辰承議郎宇文昌齡為監察御史裏行詔依殿中侍御史言事昌齡雙流人也（張璪薦昌齡）詔秘書省正字驅磨市易錢物范百嘉追一官勒停權發遣戶部副使都提舉市易司王居卿免追官勒停聽以贖論百嘉坐前任監鹽違法冒賞而居卿失保明及被劾虛妄也　韓存寶言乞弟遣人以狀來似有降意又恐姦謀故欲相款現相度討殺上批乞弟昨既傷官兵又已害王宣等

朝廷遣兵必誅首惡存寶自進兵以來未嘗大有斬獲今所收乞弟乞降文字未知存寶且欲以計欵賊乘便進討或果欲受降如以計欵賊乃用兵所宜若果欲受降深非朝廷出師之意如乞弟尚能蟻聚委存寶多方擇利掩殺如賊黨逃潰亦選名將捜捕購募殺獲若逗遛不能成事必正軍法時存寶已與乞弟設誓班師次江安五日矣　寧遠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楊遂卒車駕臨奠輟視朝賜銀三千兩贈侍中謚壯敏

辛巳通直郎監察御史裏行朱服言臣前為太學博士
昨蒙召對後入學供職在博士梅灝直舍有博士袁默
招臣起就屏處密語臣云聞君已有除命異時擧御史
往往遲囬多日君所以速得者皆章參政致力當日特
將上即有指揮是時臣以未受命及素以默言多誕不
復省答至今月巳巳又有成都路轉運判官周之道來
臣私居稱見章參政託致意為臣在言職不敢奉簡見
所上劄子文字極佳又言甚稱美臣形相更求臣生月

臣昨緣對誤被聖擢固已面蒙宣諭而惇為執政乃委曲傳意攬為已意況執政之於御史不應交通誠如二人所言則姦邪不可不治臣與衮黙舊同職事周之道又聯親屬然以職居言責不敢隱黙詔大理寺鞫之四年

三月庚子

惇罷政

癸未馬軍副都指揮使黔州觀察使盧政為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政起卒伍以數有功進領軍政會郝質賈逵楊遂繼卒遂驟典禁衛年七十餘氣貌不衰

侍立殿下更數時無惰容扈從輦前能獨上馬踴躍先導觀者壯之舊紀書政為節度使新紀刪去　上批供備庫副使董嘉言差管勾京城四壁兼房園等課利內藏庫使慶州團練使宋用臣可依舊京城所職任仍改提轄為提舉

甲申遼主遣長寧軍節度使蕭偉太常少卿乾文閣待制石宗回來賀正旦

乙酉權發遣北外都水監丞陳祐甫言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不惟歲增隄防時正泛溢為今

之計其說有三謂商胡與橫壠故道及禹之舊跡商胡橫壠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之亦不足以持久惟大禹舊跡故瀆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祕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議乞令民先暫交職事同河北轉運司官一員自衞州王供埽詑於海口案視從之　夔州路轉運司奏南平軍止有通判一員無職官本軍兩縣一鎮六寨堡事務繁多欲乞依嘉州例置職官一員兼監鑄錢監從之

詔非久修建尚書省等方今天下獨熙河山林久在羌中養成巨材最為浩瀚可以取足即今合用之數宜專差都大經制熙河路邉防財用事李憲兼專切提舉本路採買木植其合置官屬并創立約束並仰畫一條具聞奏其本路以東涉歷路分應緣今來職事他司不得輙干預

丙戌上批勘會走馬承受公事係朝廷所遣小行人設有貪贓不法監司自當具罪狀聞奏聽旨送獄推劾今

秦鳳路走馬承受公事蘇貴未見有巨蠹罪惡權發遣秦州蔣之奇輕率恣横於十二月十二日夜差人輒便捉送下獄取勘緣自來守臣未嘗有如此狂悖無禮者宜速下提點刑獄司取勘其蘇貴仍限指揮到立便疏出此據御集二十八日丙戌事今附見當考究竟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之奇除陝漕

丁亥通議大夫天章閣待制馬仲甫卒　復置昌化軍昌化縣萬安軍陵水縣瀘州羅政寨河北西原北河二堡沅州托口貫保二寨廢鎮江寨為鋪　是歲宗室子

賜名授官者五十一人天下上戸部主戸一千一百二十四萬四千六百一丁一千六百二十三萬六千四百三十客戸五百四十八萬五千九百三丁七百五十九萬四千三百五十一斷大辟一千二百一十二人綱要云是歲始置元豐庫河東河北陝西三路始行保甲法